



让人越读越饿的美食作家  
向你推荐

推荐人：**食家饭**，本名俞沁园，美食专栏作家。圈里人都习惯称她为姐姐，说她性情温婉，不仅会吃会品，还写得一手好文章，“美食被她捏揉成文字，汉字都变得可以咀嚼。”她的新书《半间灶披间》，被网络红人@作业本高度评价。@作业本说，这是一本看似平常的书，普通到像隐匿在十几亿人口中的你我，只有看过的人才知此书是锦衣夜行，一篇一篇地看下来，“越读越饿，越读越饿”。

食家饭眼中的优质美食文章，又该是怎样的呢？



推荐理由：

## 文章中的“硬菜”

文 食家饭

李大卫先生的文章都是干货，用美食术语说，叫硬菜。很少有一篇李先生的文章，我能通读而不用借助搜索引擎查查出典的。《无米之炊》与吃喝有关，就李先生一贯的硬菜作风论，是道甜点式的小品。开篇，李先生说：“假如你会用法语点菜，还能掰扯几句上等寿司选料做工的噱头，肯定会引起周围人的遐想。”我倒觉得，读读李先生这篇文章，偶尔能在饭桌上背诵出几句原文，肯定令人刮目相看，不至于令饭桌话题成为太无聊的无米之炊。

# 无米之炊

核心提示：人类的食物洗脱不了阶级、国族的烙印，更别提那个时代、地理交织而成的经纬网格。

你吃什么，你就是什么。这话早就成了老生常谈。看着美帝超市里的食品货架，你会觉得那真是罪孽。再往高处说，假如你会用法语点菜，还能掰扯几句上等寿司选料做工的噱头，肯定会引起周围人的遐想。

反之亦然。吃不到什么，更说明身份。经历过配给制的人对此尤其敏感。笔者对顾城唯一的印象，就是文学聚会之后，把桌上剩余的零食裹挟回家（当时管这叫“吃不了，兜着走”），因此而怀疑，是一个饥饿的灵魂，把这位诗人推向血腥的结局。

即便到了改革开放，很多大学食堂里卖的包子也是连咬两口都没馅，到第三口时已经吃完了。当年北京的学生中间流行过“一块钱撮老莫”（老莫，即莫斯科餐厅）的说法。版本之一：两毛钱几片红肠，一毛钱一片面包，九分钱一份果酱，一毛钱一份黄油，五毛钱一杯啤酒，最后一支一分钱的战斗牌香烟，再向邻座借个火，再假如你有一个英明领袖，号称吃多了会撑死人，那你根本不用掏护照，就连国籍都暴露了。当然你也不会有护照，因为用不着嘛。

从茄鲞到如今的鹅肝鱼翅，人类的食物都洗脱不了阶级、国族的烙印，更别提那个时代、地理交织而成的经纬网格。笔者曾打趣说，做川菜在眉州东坡酒楼应该改名为哥伦布美食城，不但洋气而且靠谱——没有始于16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，辣椒、土豆、玉米、番茄等等，一概上不了旧大陆的餐桌。

餐桌的孤立主义是个超级有趣的话题，尤其伴随着“慢食运动”，关于如何去吃，非但成为文学叙事的一个亚类型，甚至催生出《料理鼠王》这样的娱乐产品。最近，我们又能看到一种相反的路数，读起来像是某种符号忆苦饭。

安雅·冯·布伦岑是纽约的美食作家。她最近的新书《掌握苏维埃烹调艺术》，讲的就是一个分裂的食物世界。上世纪70年代，作者随母亲从莫斯科流亡美国，当时她十岁。在费城的超市，她发现购买商品变成一件付钱走人的平庸乏味的过程，完全没有在祖国时那种奔波冒险的乐趣。“幸福的食物经历都是类似的，不幸的食物经历各有各的不幸。”她说。

冯·布伦岑鄙视美国伙食——土气，不开化，完全没有俄国人对于烹调的历史感。她生长在一个被父亲抛弃的家庭。犹太背景的母亲属于情怀浪漫的文艺女，政治态度极端自由化。于是，



她们只能住在筒子楼里，十几户人家一个厨房。随之而来的，还有姑嫂勃籛般的邻里关系。

虽说因陋就简，自己也是通过阅读和老一辈的口头相传，母亲仍然向她传授了革命前的俄国烹调术。母女俩还从普希金、托尔斯泰、契诃夫那里，领略到帝俄时代饮食的知识，比如《死魂灵》中的食物，就有近百种之多。不过，那也是一个具有食物匮乏传统的国家。仅上世纪30年代和二战期间，就有超过1000万人饿死。古典烹调也就此沦为怀旧的对象。

冯·布伦岑一家的复杂之处在于，她还有个高干外祖父。靠这层关系，她被送进特权阶级的幼儿园，并在那里享受到特供食品，包括黑鱼子。这里分发的巧克力和普通大众的一样，都是红十月巧克力厂生产，一样的糖纸，一样的商标，但用的是完全不同的原料。进入学龄后，作者认识了很多西方外交官的小孩，把他们那里得来的口香糖之类拿到黑市倒卖，再用赚来的钱购买地道的食材。当时的莫斯科黑市，叫做“成熟的社会主义”。

此书的目标受众，是对俄国所知甚少的西方人。有些俄国人看过表示不满，倒也不难理解。就像海外中国人的回忆性作品，也常在母国引起负面反应。对了，我恰好试过跟书中提到那种类似的巧克力。至少在涉及巧克力的时候，它的口味只能说是“此人之梁肉，彼人之鸩毒”。说到这里，忽然想起“俄罗斯的心灵”的老话。心灵，望文生义，便知其隐晦而善变。捕风捉影的事情很难谈，因为需要通过媒介来反映，比如食物，比如政体。但这准吗？

昨天去看一个古地图展览，在纽约大学的古史研究所。从一些展品中看到，古人对于周边世界的描述，极大程度出于想象。对于希腊人，色雷斯是北方的一个紧邻，但也被描画得跟《山海经》相仿。古人如此，今天的人又进步多少？对于置身其中的世界，包括那个反复无常的“老大哥”，我们究竟有多少看法来自道听途说，以及一厢情愿的想象？

作者简介 李大卫，财新传媒纽约文化记者，财新专栏作家，为《新世纪周刊》撰写文化评论等。

本文原载财新网，经作者李大卫本人同意，授权刊登。